

侠骨情心

下

园村 / 著

◎ 华艺出版社





侠骨情心录

◎ 园村 著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侠骨情心录/园村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1998. 12

ISBN 7-80142-101-9

I. 侠… II. 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8103 号

侠骨情心录

园村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邮编: 100010 电话: 66736751)

北师大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22.625 印张 363 千字

1999 年 2 月第一版 1999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142-101-9/I·060

定价: 37.00 元(上、下册)

俠骨情心錄

園村 著

(下)

華藝出版社

第十一回

佛心不造凡人泪
僧意但觀鬼神心

当下孟宪年又惊又喜，道：“原来是你？快，快请快请。”忙命药童为他看了座，又端上水果点心侍候。两人客套几句，又给宋迟他二人之间相互引见，却原来此人便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“六指神偷”楚十三。

宋迟听得“六指神偷”几个字，不由心中纳罕，心想：“他既称为六指神偷，难道是生了六根手指不成？”当下仔细看了一眼他的双手，分明好端端的五根手指，哪里有什么六指？转念又想：“人家说的神偷，八成是手上功夫十分了得吧，此人看来与孟宪年颇为熟识，定也是江湖上名气非凡的人物。”

那楚十三得知宋迟是西域大魔头的弟子，当下又惊又奇，道：“西域大魔头竟也收了弟子么？奇哉奇哉！”他上下打量宋迟数眼，见这少年并无出奇之处，不由又失望又疑惑。

孟宪年笑道：“楚兄今日屈尊寒舍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楚十三道：“数日前在下接到武当三剑门下弟子的邀请：说是扶摇子定于八月十五召开华山大会，请在下去参加。试想既是扶摇子倡议，这面子可不能不给。在下也不知这华山大会是甚么意思，特来找药兄讨教。”

孟宪年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不错不错，你不说我倒忘了，孟某也接到了请柬。那扶摇道长数年无音讯了，今日忽然召议华山大会，而

且去的又都是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，这其中必有缘故。只是我也不知道长之意，总之咱们只管去，到时自会见分晓。”

楚十三道：“我只道药兄消息灵通无比，却原来不是这样。”

孟宪年笑道：“我虽不知其中缘由，但想到扶摇子大力倡议这个天下武林豪杰的大聚会，如果没有大事相商，道长是不会这样大张旗鼓的。楚兄以为如何？”

楚十三道：“那倒也是，在下只是想：那扶摇子究竟要与大伙商议些甚么事？”孟宪年道：“倘若这样，你应该去问他本人，就没必要来找我了。”

楚十三道：“数年来他一直音讯皆无，江湖上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影，却不知他究竟在何处？”

宋迟想起那日在茅山遇武当三剑一事，忽然道：“老药师，你可知道西山河口在甚么地方么？”

孟宪年和楚十三均是一奇，道：“西山河口？那是甚么地方？”宋迟摇摇头，将那日在茅山遇武当三剑，他三人如何将扶摇子在西山河口飞鸽传书之事说了一遍。孟、楚二人听了大为惊奇。楚十三心想：“这少年年纪不大，竟然为南唐太子做过事，而且同武当三剑也熟识，是因他是西域大魔头的弟子还是他确有过人之处。”

心念一动，当下上前轻轻拍了拍宋迟，道：“阁下既是西域大魔头的弟子，想必是武功十分高强，尊师数十年未见面，他这人行踪不定，这会儿不知在甚么地方？”

宋迟微感身上有异，楚十三已转到身后，忽然惊讶地大叫起来：“咦，这是甚么东西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”

宋迟回头一看，见楚十三手中握着一支圆筒，登觉眼熟，仔细一看，正是那日在柏海巧遇神秘人阿魏所赠的电光筒。他大吃一惊，不由自主去怀中一摸，果真那电光筒不见了。当下不由一惊，心说这六指神偷当真厉害得紧。

楚十三拿着电光筒在手中摆弄几下，无意间触动开关，登时一股光柱射了出来。楚十三大惊，失声啊地叫了起来，手一颤抖，电

光筒啪地掉在地上。

宋迟上前拣起，关闭了开关，小心放在怀中。敬佩道：“阁下号称六指神偷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佩服佩服。”

孟宪年、楚十三齐道：“那是甚么东西，他怎么会放光？”

宋迟知道那日在柏海巧遇阿魏一事十分离奇，倘若说出来，天下无人能信。这电光筒如何能放出光来，他也是一无所知，这些事只有阿魏能说清楚。想了想，道：“这叫电光筒，一个朋友送的，是外国的物什，咱们中国是没有的。”

楚十三身为天下第一神偷，平生偷盗的贵重宝贝倒也不少，见过的宝物极多，平常的金银珠宝之类素来不放在眼里，但这电光筒却是生平第一次见到。当下道：“阁下这电光筒怕是金贵得很吧？”

宋迟想起那日阿魏对他说过的话：“这电光筒在他们手中极是平常，想用的话，随手便可以制出一个，自然不是什么金贵的东西。但在地球上却是独此一只。有道是：物以稀为贵，这电光筒虽不大却当真是价值连城了。当下笑道：“不错不错，金贵得很哩。”

孟、楚二人听得他说这电光筒是外国的物什，登时联想到他师父是天竺国人，他若认识外国人自是一点不奇。

孟宪年与楚十三是多年好友，那楚十三行踪不定，是个神秘的江湖侠客。一生专爱结交豪爽的朋友，劫富济贫，行侠仗义，很受孟宪年尊敬。他二人已数年未曾见面，今日相见，双方心情极好，当下孟宪年命人摆下酒席，请楚十三和宋迟二人入了座。

楚十三嗜酒如命，刚一落座，便有两碗酒不知不觉落了肚。孟宪年笑道：“楚兄还是老性子，别急，今日我好生陪你二人一醉方休。”

宋迟想起孟宪年服解酒药一事，笑道：“我三人同饮，只怕一醉方休的是我二人，药师却是不会损伤皮毛的。”

孟宪年一怔，随即哈哈大笑起来，道：“哪里哪里，你二人只管开怀痛饮，孟某那点药性早已过劲了。”

楚十三不解，问道：“甚么药性过劲？”孟宪年笑着将刚才之事讲了一遍。楚十三听罢，登时又惊又奇，道：“竟有这事，真不枉神

医一场。”又道：“那赵光义和高怀德二人我却是认得，赵将军是个心胸宽广之人，他可不是那种平平庸庸之辈，想不到他竟也得了这种病，却当真奇怪。”

孟宪年道：“正是正是，我也对此不解。”又忽然奇道：“我倒忘了问你，这么多年不见你的踪影，你究竟去了哪里？”

楚十三一笑，噌地抽出一柄短剑，在孟宪年眼前一晃，道：“药兄可识得这柄剑么？”

孟宪年见那柄剑寒气森森，刀口锋利，知道是柄宝剑。他仔细端详一回，却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之处。便道：“楚兄妙手空空，一向不喜欢物什，今日何以舞刀弄剑？”

楚十三笑道：“药兄果真不识，看清楚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他手轻轻一动，那剑身哧地急速飞出，扑地刺进梁上。再看楚十三，手中兀自握着那剑柄。

孟宪年一惊，脱口道：“邪剑客，这是他的剑么？”楚十三道：“正是。我打他不过，便盗了他的剑来，这回邪剑客变成无剑客了。”

孟宪年大奇，道：“你真的去了契丹国么？我可从没听说你与邪毒二老有过甚么梁子。”楚十三忿然道：“老邪毒欺人太甚，我若不出这口恶气，却是不能心甘。”孟宪年急道：“到底发生了甚么事？快说来听。”

楚十三面带怒容道：“说来话长，那邪剑客有个兄弟叫布里阿隆。当年汴京被攻破时，那小子是个契丹兵的小头目，因闯入民宅奸淫妇女时被祥和镖局的镖师朱光武撞见，那朱光武是我的结拜弟兄，为人忠厚、耿直，一见之下，登时大怒，三掌毙了那淫贼。事后他怕连累他人，用血在墙上书有‘祥和镖局朱光武怒惩淫贼’的字样。契丹兵几次欲捉拿他，却始终抓不到他的影。契丹兵从汴京撤走后，朱光武回到了镖局。过了不几年，他便做了镖局的总镖头。他把祥和镖局改为震北镖局，意在蔑视契丹人，却也是大有骨气之举。”

“原来祥和镖局每年有许多生意是来往于中原和契丹国之间。契丹南侵后，生意逐渐减少，而且一般镖师不敢轻易押镖去契丹国。两

年前的一个秋天，震北镖局接了一宗去幽州的生意，朱光武亲自押镖，半路上恰好遇到邪毒二老，他二人见镖旗上有震北的字样，登时大怒，劫了这支镖。朱光武同邪剑客交了手，敌他不过，被生擒活捉。那邪剑客得知朱光武就是当年杀死他兄弟的那人时，一怒之下，将朱光武剖肠破肚，挖出他的心祭奠布里阿隆。震北镖局一行三十余人尽皆被杀，邪毒二老扬言：天下武功以契丹为最，日后杀进汴京，管叫中原武师个个臣服。那朱光武死后，群龙无首，众人惧怕邪毒二老的淫威，当下大家便要解散。我听到消息后，又急又怒，当即赶到汴京毛遂自荐当上了震北镖局的首领。我本以为邪毒二老会来汴京寻事，但等了数月，他们也没来，我按捺不住，终于主动北上找他二人一比高低。在契丹中京遇见他二人，谁知他二人武功果然了得，我使出浑身解数也赢不得他们。同他二人纠缠几日，始终没得甚么便宜，却又不肯甘心，当即找了个机会，盗得邪剑客的宝剑逃回中原。后来我听说邪毒二老十分自负，原本要到中原找扶摇子一比高低，但与我交了手后，登时没了信心。再说邪剑客丢了得心应手的宝剑，武动大打折扣，自然也不敢轻举妄动。”

孟宪年竖起拇指道：“楚兄还是那豪爽性子，好极好极，倘若日后撞见了邪毒二老，老孟与你联手弄他一下子。”

楚十三喜道：“有药兄联手，不愁破不了他们的邪剑毒掌。”当下一跃而起，取了那柄剑身下来，安在剑柄上。宋迟仔细一看，原来那剑身下边有两个小钩，钩在剑柄上，柄内有两个凹槽，小钩挤在凹槽里，便不会脱落。那凹槽上各有一个机关，用拇指轻推柄挡，那凹槽张开，柄身内有一副弹簧，便会将那剑身弹出来，这剑设计独特，故名邪剑。邪剑客不知用此剑伤过多少人，楚十三将它盗来，定然会令邪毒二老大伤脑筋。

宋迟看罢，登时惊叹不已，道：“果真是把邪剑，却不知刃口如何？”楚十三道：“端得是锋利无比。”

当下他向孟宪年要来一只蜡烛，点燃后，仗剑一挥，登时将蜡烛的火信斩去一半，余下的火信仍旧燃烧。宋、孟二人见状齐声喝

彩。

宋迟兴致大起，道：“我这里也有一柄宝刀，不妨比比看。”当下抽出那把濊原神刀，寒光一闪，将那已经不很长的火信又挥去一半，剩下的一小半还在燃烧。

孟、楚二人一惊之下，齐呼好刀。楚十三奇道：“这把刀好生奇怪，我怎么从没见过？”他乃天下第一妙手，平生所见宝物无数，宝刀宝剑自是不例外。

宋迟一笑，将濊原神刀的来历简单说了，孟、楚二人听了，脸上均露敬佩之意，当下对宋迟又钦佩几分。

宋迟操起那柄邪剑道：“二虎相争必有一伤，且看它二者谁更锋利。”言毕咣的一声刀剑相交，只听咣啷一响，那柄邪剑登时给削去了一截。

楚十三大惊，道：“阁下这濊原神刀果真厉害得紧。”捡起那半截断剑，瞧了瞧，忽然笑道：“老邪毒多半已知宝剑为我所盗，他们定会来中原寻我，日后撞见他们，还给他就是，不过可不能再叫他邪剑客，只须叫他残剑客就是了。”众人听罢均笑。

三人推杯换盏，言语投机，不一会，酒过三巡，各有醺意。宋迟笑道：“楚前辈绰号六指神偷，可分明只有五指，这又是为何呢？”

楚十三脸色一红，刚要说什么，孟宪年笑道：“阁下不知，楚兄原本是有一只手六指的，自小练就一副过人的手上功夫。究竟有多了得，刚才你也领教了，其实他六指的时候比现在更厉害许多。有一年他遇上打架大王谢孩儿，他二人较量手上功夫，谢孩儿输了，耍了赖皮，硬说楚兄多了一根手指，比得不公平，否则定会赢他。楚兄一气之下，自斩了那根多余的手指。谢孩儿过意不去，连连说：我只是说着玩儿的，你怎么当真，你这人这么爱认真，我再不和你玩了。说完就跑了。那以后楚兄虽然少了那根手指，江湖上却依然称他六指神偷。”

宋迟瞧了瞧楚十三右手，果然依稀可见那疤痕。心想这人为争输赢而自断手指，却原来也是个性格暴烈之人。那日在边境酒馆内

见谢孩儿用筷子凌空打穴，已知他手上功夫极佳，却不想竟会输给这六指神偷，想来此人手上功夫更是十分了得，难怪邪毒二老这样的好手也伤不了他。又想到谢孩儿曾说过世上只有三个人他赢不了，那就是拉扎尔大叔、扶摇子和段王爷。这三人都打败过他，可从没听他说过同楚十三比武反而输给他的事，心想原来耍赖皮的事他也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的。越想越觉得好笑。又想到我与谢孩儿已结为兄弟，这事老哥哥做得太不光彩，我当替他赔个不是才是。

当下笑了笑，道：“楚前辈，这事谢孩儿做得太不光彩，他这个人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只听呼的一声，厅堂门被撞开，一个小药童跌跌撞撞跑进来，神色慌张的道：“老……老爷，不好了，外面有一群穿孝的和尚，说是少林寺的僧人，要见您，您……您快去看看罢！”

孟宪年大吃一惊，急忙站起身来，宋、楚二人也站起来，均想：“和尚带孝，从来没有听说过，”当下心里各自犯疑。孟宪年大惑不解，自语道：“少林寺？少林寺的和尚到这儿来干甚么？”想了想，向宋、楚二人一笑，道：“二位稍坐，我去看看。”当下出了厅堂，来到大门口。

只见门外站着四个和尚，果真是一身重孝。四人见到孟宪年，忙躬身行礼，双手合什，口中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先生，贫僧有礼。”

孟宪年不由一怔，细细瞧了一眼，惊呼道：“昊玄，是你们么？”

那四名僧人应了一声，果真是少林寺四大尊者：昊玄、昊海、昊真、昊声。

孟宪年早年结识少林寺方丈福康大师，两人相处投缘，关系着实密切。因此少林寺弟子都尊其为前辈。“昊”字辈的僧人在少林寺皆是一些德高望重的法师。现少林寺只不过剩下十几个人，其中除少林掌门人，方丈福康大师外，这“昊”字辈人四大尊者在寺地位最高。

当下孟宪年满腹狐疑，道：“昊玄，究竟发生了甚么事？”

吴玄头一低，双手合什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药师，少林寺遇难了，今日贫僧四人来此，是向药师求救的。”话音刚落，眼中早已滚出两行热泪。

孟宪年大惊，他一把拉住吴玄道：“什么什么，到底怎么回事，你们给谁带孝？”他知道在少林寺除福康大师外，以他四人辈分最高，倘若不是给福康大师穿孝，谁人又有这种资格。当下心念一动，颤声道：“吴玄，福康大师……他……他怎么了？”

吴海、吴声、吴真三人忍不住哇地痛哭起来。少林四大尊者在寺内地位最高，武功也最强，平日在寺内威严肃穆，此时却如孩子般地痛哭，与平日断若两人。

孟宪年见状登时明白了一大半，他语无伦次地自语道：“福康大师，他……他……他怎么，他真的……怎么会……怎么会呢？”心中却飞快地想：“福康大师与我一向交好，年纪虽大我许多，却当真健康得紧，武功也在我之上，他有独门自成一体的少林修炼绝技，而且在数十年内滴病不染，武功却不断长进。在中原怕是找不到对手，连五台山通明大师也未必能敌。这样的人也会死么？”他又疑又奇道：“大师……大师是怎么……”

只听吴玄道：“方丈他老人家是被星宿派恶人害死的，贫僧四人此番来贵处讨饶，为的求老药师的帮助，我四人定要铲除星宿派恶人，替少林寺死去的那些人报仇。”

孟宪年听得星宿派几个字，登时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是星宿派干的，可是那昆仑黑风么？”他知道星宿派弟子虽然作恶多端，却大多无真才实学，只有那掌门人昆仑黑风武功颇为了得。想起那年在五台山他与通明大师和郭怀康三人通力联手才治服了他，若考究起来，福康大师单打独斗未必能赢他。只是那恶贼被西域大魔头断去一臂，现今成了独臂掌门，威力自然大减，福康大师却也不会轻易输给他。

只听吴玄哭泣道：“老药师有所不知，那昆仑黑风武功了得，此乃世人皆知，我等原本已做好防范，只是那恶人未曾动手，却派一小贼出场，那小贼武功并不高，却杀了少林寺二十几口人……”

孟宪年登时心念如电，道：“那小贼姓宋，是么？”

昊玄等四人均是一奇，道：“正是正是，老药师如何知晓？”

孟宪年一拍脑门，道：“是了是了，正是此人，我早就该想到的，快，你们随我来，孟某带你们去见一人。”

当下领少林四大尊者来到厅堂。宋迟和楚十三见果真是和尚穿孝，均是一惊，楚十三也与少林四大尊者相识，当下双方打了招呼。

蓦然之间，昊玄一眼看见宋迟，登时大吃一惊，忙用手揉了揉眼睛，心说这不可能，一时呆若木鸡。

其余三人一见之下，也是大吃一惊，登时怒道：“恶贼，你……你怎么在这里，你……你还想害人么？”

当下向孟、楚二人急道：“两位前辈，就是他，我师父就是他害死的。”言毕四人各自站好方位，封住门户，将对方逃走的路线死死卡住。

孟宪年却微笑道：“你们看仔细了，果真是此人么？”昊声道：“一点不错，烧成灰贫僧也认识他。”

孟宪年又道：“你们说此人是害你师父的凶手，那么他离开少林寺去了何处？”昊玄道：“我隐约听得他们说要去五台山找通明大师算帐，说什么：‘老秃驴二十年前将我好生羞辱，此番定要将五台山搅他个天翻地覆。’贫僧怕通明大师遭不测，已命我寺第一快腿宝清师弟快去五台山通报，却不想这恶贼却转道来了许昌。咦，那老贼呢？”他四人四面环顾，显是在找昆仑黑风。

孟宪年心一沉，忽然想起什么，道：“糟糕，我想起来了，二十年前，昆仑黑风去五台山盗宝。当时在下与海盗帮总舵主郭怀康也去了五台山，我二人与通明大师联手将那恶贼制住，教训了他一顿，想必是他是怀恨在心，此番去五台山定是要找通明大师的麻烦。”又用手指着宋迟道：“诸位有所不知，那害死福康大师的正是此人的孪生胞兄名叫宋速。此人姓宋单字迟，他可是个大好人，你们错怪了他。”

昊玄四人听了此言不由一怔，均觉此事匪夷所思，登时半信半

疑。仔细瞧瞧宋迟，越看越疑，居然看不出半点差别。但此话出自孟宪年口中，显是不假。楚十三只知宋迟是西域大魔头的弟子，却没听孟宪年说起过此事，当下也是满腹狐疑。昊真又惊又疑地喃喃道：“怎么……怎么会这么像？”

孟宪年将事情来龙去脉说与楚十三及少林四尊者听了，众人听了经过，均对宋迟又敬又佩起来。楚十三怒道：“昆仑黑风好不恶毒，这样好的一对兄弟居然给他毁了一个，该杀，实在该杀！”少林四尊者听后也是愤慨无比。

孟宪年疑道：“福康大师武功卓绝，宋速如何会得手呢？”昊玄道：“那日昆仑黑风等人来到我寺，指名要找师父比武。我师父早知此贼恶名，便命人回绝。哪知那恶贼一路打进寺院，轻易打过三道山门。那守门武僧皆奇怪死去。最后一道门是我寺‘宝’字辈的弟子宝明、宝灯、宝清、宝目、宝屈、宝行、宝月、宝原八人把守，这八人江湖称其为少林八大金刚，武功皆十分了得。在此之前本寺四大尊者、八大金刚接纳无数来少林寺切磋比武之人，但从未输过。那宋速小贼与宝灯一交手便占了下风，他武功平平，打了不到十个回合。宝灯师弟一招‘送鬼出关’一掌拍在那小贼前胸，只听砰地一声，那小贼给宝灯一掌拍出几丈远，爬起来后，居然一点没事。宝灯师弟却大叫好痛。只见他手掌上有几个黑点，只片刻时间，宝灯师弟嘴角蠕动几下，突然倒地而死。我们上去一看，见他脸色发紫，显是中毒而死……”

孟宪年惊道：“是‘无形蚤蛙散’，别的毒没有这样大的威力。”

昊玄又道：“其余师弟见状登时大怒，大叫为宝灯报仇，七个人齐围了上来，立时就要把那宋速撕成碎片。但众人眼见宝灯拍了对方一掌，自己反而送命，情知那小贼身上有毒。当下齐操兵器而上。昆仑黑风见状不妙，呼地抽出一把长剑递给宋速。只见这柄长剑寒气森森，泛着蓝光，一看就知是把毒剑。当上大家心里自然加了小心。谁知一交手，那长剑威力极大。只一挥之处，其它兵器皆给挥做两段。不几回合，七位师弟手上兵器皆给削得只剩下一小截。那

小贼突然使出一种古怪的剑招，每一招都不能置人于死地，却是专削对方皮毛之举，不几合，宝明、宝目、宝屈、宝行、宝月、宝原皆给他划破皮毛，却不流血，很快一一死去。只剩宝清师弟一人，眼见胜不了他，便发足向寺内逃去。宝清是八大金刚内有名的神行太保，脚上功夫极佳，总算逃得快，才免了杀身之祸。当下跑进寺内，紧闭大门，任那恶贼叫骂只是不开。那恶贼大怒，便挥剑砍剁寺门。那宝剑坚硬无比，铁器尚不能隔，何况寺门，不几下，便将寺门砍开一个大口子。宝清大骇，忙命人火速通报师父。”

昊玄继续道：“师父听了此事大吃一惊，当即起身就要出去。贫僧与昊海、昊真、昊声四人听后，立时大怒，当下齐操兵器就要冲出去。师父连忙拦住，说：‘昆仑黑风作恶多端，今日来此定是来者不善，老衲不能坐视，尔等不可轻举妄动，让老衲去会他，倘若老衲身遭不测，少林精神就由你们去发扬光大。’然后只带几个小沙弥从容而去……”

孟宪年却想：“昆仑黑风武功原本就与福康大师不相上下，虽然断了一臂，但有天下第一宝刀在手，也不会输给福康大师。”但听昊玄竟是说大师死在宋速之手，登时大疑：以宋速的功力，即便有宝刀在手，他也绝不是福康大师的对手。当下内心疑惑。

但听昊玄道：“师父出了经堂，来到山门，命人打开门放星宿派恶人进来。他一见昆仑黑风就怒责道：‘昆仑黑风，本寺乃武林名门正派，与你们星宿派的人素来井水不犯河水，无缘无故，你为何与本门过不去？’他见二十几名僧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山门外，大动慈悲之心，双目紧闭，痛苦地说：‘佛门净地，你大开杀戒，不怕菩萨怪罪么？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！’那昆仑黑风怪声怪气道：‘福康老和尚，早听说你武功高强，今日我与你比划比划，权当消遣，你那几个弟子太不经打，三下两下就给打死了。比武嘛，出手轻点重点总是有的，你又何必计较许多？’师父听罢大怒，道：‘胡说八道，分明是你们暗中使毒，害了我门弟子多人，来来来！今日老衲与你比划比划，别人怕你恶毒手段，老衲却是一点不怕，有甚么更

厉害的手段只管使来，看能奈老衲如何？’说罢纵身跃起，双掌向昆仑黑风迎面拍去。昆仑黑风急忙躲过，师父的双掌中途改变方向，突然向星宿两名弟子身上拍去，登时想到宝灯之死，断定星宿派弟子身上有毒，百忙中将那只袈裟袖子运力扫出。师父内力极高，双只衣袖受内力作用，力道不亚于一根铁棍。当下只听啪啪两声，那两名星宿派弟子不及躲闪，登时毙命。贫僧等人在师父座下已数十年，从未见过他如此盛怒，料想是见八大金刚有七人死于星宿派之手，是以内心怒极，以致开了杀戒。”

昆仑黑风见状，登时面色如土，口中道：“好功夫，好功夫，这武就不用比了，少林武功天下第一，我等皆服。”星宿派众弟子见状心惊肉跳，当下也齐声附和。均说：“大师武功真高，我们都服了。”这说边恭恭敬敬站在一旁，与刚才凶恶的样子判若两人。师父一见之下，登时也摸不清头绪，不知对方葫芦里卖的甚么药……”

宋迟登时想起那日在柏海遭遇昆仑黑风手下的那帮恶弟子。阴奉阳违本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他们惯用这一套对付外人，越是他们乖巧的时候，越要小心才是。蓦地想起：我与宋速面相生的一样，倘若宋速是星宿派的弟子，那些人不会不识，又怎么敢在我面前无礼呢？这样说来，那些星宿弟子并未见过宋速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只听吴玄又道：“那昆仑黑风恭恭敬敬地给师父施了礼，然后道：‘福康大师，在下今日在此班门弄斧，多有得罪，还望大师大人不记小人过，打今日起，少林与星宿结为友好门派，互不干涉，大师意下如何？’师父打心眼儿里讨厌昆仑黑风，见他这样厚颜无耻，心中早已厌恶至极。当下冷冷道：‘少林寺与贵派向无往来，今日之事，暂且罢了，日后尔等就免登少林之门吧。’我与师弟四人怕师父出意外，偷偷溜了出来，刚好听到。吴真气不过，道：‘那不成，我们死了那么多的人，不能就这样便宜他们，得让那小贼偿命。’他是少林四大尊者中统领僧兵的首领。当下一声号令，数百名僧兵持刀将星宿派一千人团团围住，饶是昆仑黑风有天大的本领也难逃一死。星宿派